

纪实小说
湖海作家出版

最高明的犯罪，
是智慧型犯罪；
比智慧型犯罪更可怕的
是规避法律惩戒的贪渎犯罪！

K省纪事

纪 委 专 案

海容◎著

官霸五代丞相靖康三十二载名
贪领六世魁首潭州八十一岁耻

中国检察出版社

海容作品集
纪实小说

K省纪事

纪 委 专 案

海容◎著

中国
检察
出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纪委专案/海容著. —北京: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6
ISBN 7-80185-565-5

I. 纪… II. 海…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9668 号

纪委专案

海 容 著

出版发行: 中国检察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西路 5 号 (100040)

网 址: 中国检察出版社 (www.zgjccbs.com)

电子邮箱: zgjccbs@vip.sina.com

电 话: (010)68650024(编辑) 68650015(发行) 68650029(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德美印刷厂

开 本: 787mm×960mm 16 开

印 张: 23.25 印张

字 数: 361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一版 2006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85-565-5/D·1540

定 价: 29.80 元

检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引子

三月的江城接连出现了三件事：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石寨在查处兴江公司集资案中涉嫌受贿，被检察机关依法逮捕；几乎同时兴江公司财务科长育宇文因车祸坠崖身亡；江城市一时舆论哗然，数千名集资受害的职工在市委门前静坐要求还款。这一系列事件迅速从市里传到了省里……

纪
委
专
案





第1章

—

省纪委书记余一波的心情十分沉重,在反腐败斗争日趋严峻的形势下,作为市纪委书记的石寨竟然在查办案件中受贿,这不能不让他心寒。市委新的纪委书记人选已经报上来了,怎么办?批还是不批?余一波轻轻推开办公室的窗子,一股沉甸甸的雾气快速地涌进了屋里,并迅速占领了屋内的空间,墙上的条幅也迅疾地被雾气包围了起来。余一波将目光投在那个长长的条幅上。这是江城老书画家秋小丘送给他的,条幅的内容是元代散曲大家、也是一个老监察官张养浩的作品:“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踟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余一波每每看到这个条幅,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为官之本在于为民,历朝历代都在高喊着民本民本,民是国家之本。可是实际呢?兴亡天下事,苦尽百姓心啊!至于江城的纪委书记人选,市委报上来的韦显国究竟怎么样?反腐败是一场斗争,一场严峻的政治斗争!韦显国行吗?这个问题自石寨出事后,自从市委报上来韦显国后,余一波天天都在向自己发问,但直到现在他也没有下定决心由谁来接替石寨这个位子。秘书陈涛推门打断了余一波的思绪。陈涛指指腕上的表提醒余一波不要忘了省委常委会议的时间。余一波招招手示意陈涛进来。“小陈,你认为谁去接替江城纪委书记最合适?”

“当然找个硬气的敢于下碴子的主,现在腐败分子像割韭菜似的,不来点狠的,老百姓心里憋气。”

余一波默默地看着陈涛,“江城的韦显国怎么样?”

陈涛盯着余一波,“你怎么没想到从上面派一个去呢?超脱一点。现在官官相护,层层相护,靠他们自己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余一波默默地踱了几步,“等一会你去机场接秋原,让她下飞机直接来我的办公室。”

“您的意思是让秋主任……接江城纪委书记?”

余一波瞪了陈涛一眼,“记着啦?我去参加常委会,她不是今天从中央党校回来吗?”

二

刺眼的车灯穿透厚重的夜幕,射向看守所紧闭的大门。所长张府田早已等在了大门口,他见到老局长李兴乐走下车,孩子般地低下了头。

江城市公安局局长李兴乐接到张府田的电话是凌晨2点钟,让石寨回家看看女儿石岚,是经他请示检察院石寨一案的主办人童书怀后做出的。一个执行纪律的纪委书记怎么可能出监不归呢?李兴乐头上渗着冷汗,他扫了眼看守所四周高高的院墙和一道道电网,目光不自觉地投在了角楼上来回走动的武警战士身上。看来,人是绝对不能有恻隐之心的。他的最大错误就是太相信石寨了。不过,石寨的女儿石岚在美国留学,她是为了爸爸的事专程从美国飞回来的。一个失去母爱的孩子,现在又要失去父爱,在这种境况下,作为孩子提出要和爸爸吃顿饭,他一个长辈怎么可以拒绝呢?何况,他和石寨共事多年,他了解石寨,石寨怎么会出了看守所后跑了呢?

李兴乐没有看张府田而是默默地走进了号子里,“石岚呢?她现在还在江城?”

张府田苦笑笑,“早跑了。”李兴乐掠了眼张府田,满脸的阴沉。

“下午,石寨还冲瞭望孔大吼大叫,说是政治陷害!政治陷害!他要出去!他是冤枉的。”

李兴乐的目光不自觉地投在石寨床头边的《腐败论》上。这老兄都什么时候了,还看《腐败论》?腐败有论,反腐败为什么就没有人论呢?李兴乐随手拿起石寨枕边的蝴蝶标本镜框。“这是留给他的石岚的?”李兴乐的目光长久地落在栩栩如生的蝴蝶标本上,“检查过吗?”

“检察院检查了无数遍。你想想能不检查吗?”

李兴乐乜了眼张府田。“给市局值班室打电话,传我的命令,封锁江城所有的出口通道,全天候监控车站、码头、机场和可能出城的路口。通缉石寨!不准让石岚离境!”

纪委
专案





“要不要给郝书记通报一声？”

“我会给新来的秋原常委报告的，她现在接替石寨的职务，分管政法。而且是省纪委直接下派的。”李兴乐心情沉重地转过身向监号外走去。

秋原走进看守所已是早晨8点半了，她万没有想到，自己上任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她的前任石寨畏罪从看守所逃跑了，而且事情恰恰又出在她分管的政法口上。同行、同职、又是同学，石寨却给了她一个不大不小的下马威。秋原接到市公安局局长李兴乐的电话就赶到了看守所。

李兴乐和张府田没想到秋原会亲自来看守所，更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看来真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既然新常委亲自来了，他们也只能陪着再次走进监号。张府田脸上本能地堆上了笑容，李兴乐却笑不出来，今天更笑不出来。脚步在长长的监号走廊里咚咚地响着。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判断揣摩着石寨逃跑事件的后果。李兴乐轻轻推开关押石寨的号子。“秋常委，这就是关押石寨书记的地方。”李兴乐将身子侧向一边，以便让秋原进屋。秋原审视地看了眼李兴乐，将目光投在那本《腐败论》上，“腐败论”三个大黑体字很让人思考一些问题。这几年关于腐败理论问题的书出得不少，国内的国外的都有。论者从历史的、现实的、社会的、人性的各个角度，分析可谓透彻，但腐败几乎无处不在。不管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查不胜查，并且势头有增无减。秋原将目光投在枕边的那个蝴蝶标本的镜框上。镜框中的蝴蝶栩栩如生。石寨还有如此情调？秋原将镜框拿起重又放回了原处。

几个犯人透过瞭望口见走出石寨号子的秋原是个女的，便毫无顾忌地议论开了。“走了一个受贿的公书记，又来了一个母书记。看她那正经的小样，半年后，说不准也是咱这里的客。”犯人们有些放浪地哈哈大笑。“就是，那个老石头别看一脸的杨子荣，不也进来了？那才真是老虎作报告，狐狸偷着笑呢。”“还有一句，苍蝇和蚊子戴手铐。”一犯人插话。“就是，想当年石头在台上做反腐败报告时说的可能比谁都好。贿不是照样受？”众犯人又是一阵哈哈大笑。“这世界什么好？金钱和女人！”“纪委书记也是人，也爱孔方兄！腐败还治啥？”

……所有的声音都传到了秋原的耳朵里，她说什么？又能说什么？老百姓毕竟看的是你的实际工作。至于石寨受贿一案，她



来江城时，余一波曾经有过交待。为什么选她来接江城的纪委书记，余一波考虑的角度恐怕也有这个因素。不过大家都心照不宣而已。秋原扫了眼腕上的表，“李局长，我离开会的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找个地方说两句吧！”

李兴乐没有弄明白这个新来的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要说什么？而且刚到江城，她又能说什么？还不是那一套官样文章？既然人家一个分管常委要说两句，那就把所有的局领导都叫过来吧。他也明白像秋原这样杀出来的黑马，而且又处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你就不说什么，江城大大小小的干部都会把目光盯在你身上的，因为你手上拎着一把剑啊！眼前的事，要不了半个小时，局里和市上的领导都会知道的。至于他跟这个新来的纪委书记汇报些什么？猜测和议论就很难说了。与其这样还不如全部透明化。“秋常委，您看……是不是让大家都听听您对我们这一块工作的意见？其实，几个副局长也都在局里，他们想……”

应当说公安这支队伍行动还是快的。等秋原来到会议室时，她没想到会议室里早已坐了很多，市局的几个头头和科长们见秋原走进会议室，立刻齐刷刷地站了起来。

“都坐吧。我原准备在10点前看两个地方，看守所和车管所，可是市里临时有个会议，所以……”秋原的目光平和地从所有参会人的脸上掠过。

“由于我们上班拖了半个小时，使秋常委在门前等了半个小时，我作为局里的主要负责人，应该检查。”李兴乐的声音干涩而缺少情感。

秋原看了眼李兴乐。“检查车管所的事放在下次吧。我这次来大致看了看，总体上对你们的工作还是比较满意的，管理有条，卫生整洁。但有两点必须要注意加强，一是对干警责任意识的教育，尤其是对探视人员和在押人员，一定要有高度的警惕性。要从石寨的事件中汲取教训。还有，要不惜一切代价把石寨追查归案。一个大活人竟从我们的看守所里跑了？社会上会怎么看这件事？刚才号子里的人在说什么，你们都听见了吗？”秋原将目光转向李兴乐和张府田。“这会造成很坏的影响，会使老百姓对我们的政策产生怀疑。再说，我们怎么向社会、向人民交待？”秋原将目光停留在会议桌上。“也许你们认为我说的是官话，空话，但我还是要说。必须要加强干警防腐倡廉的教育，一定要勤政廉政，这一点我们在指导思想上一一定要清醒，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说



完了。”

会议室一阵沉默，似乎人们还没有反应过来秋原说了些什么，秋原的话已经结束了。李兴乐大张着嘴看着秋原，他没想到这个新来的市委常委、纪委书记说话会这么干脆。“秋常委的两点指示很重要，是不点名地对我们工作的批评。对于石寨逃跑事件，我有直接责任。我愿意接受组织上对我的任何处理。”李兴乐的目光避开秋原，“勤政为民，廉政为公，这是对一个干警最基本的要求，与群众息息相关的七所八所，我们这里就占了两所。我马上召开局党委会，认真落实秋常委的两点指示精神。”李兴乐侧过脸看着秋原。“秋常委，石寨留在看守所的一点东西，您看是否交给纪委保管啊？不然，由纪委的同志交给石寨的亲属？”

秋原没有马上回答李兴乐的问题，她不明白李兴乐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这个问题？这点东西这么重要吗？她的目光轻轻投在李兴乐的脸上，对于眼前这支公安队伍，老百姓确实说法不少，意见也不小，但事情还得要这些人去做。也就在两人对视的一瞬间，秋原突然对石寨的失踪一事产生了另一种想法。石寨是去和女儿见面时失踪的，对这样的犯罪嫌疑人，像李兴乐这样的老公公安怎么会不明白石寨出去的危险性呢？既然明白了石寨是个要犯，为什么还要同意他出去与女儿吃饭？难道真是工作上的失误？难道真是同事的情感所使？会不会有另一种可能呢？为什么这事偏偏发生在省委决定任命她到江城之后？秋原在来看看守所之前已经对这个问题想过，也作过多种假设，但也只有现在，只有在这个地方，在李兴乐的面前，她才有可能产生这种确切的推认。如果是里应外合……秋原的心情不由沉重了起来。要是这样，那事情可就复杂多了。

三

华光公司经理钟野看着前面的开道车，轻轻闭上了双眼。江城纪委书记的人选突然易人是她没有想到的。在短短的两天里，她已经对这个新来的女书记作了比较全面的了解。这是一个女煞星。她在省纪委当查案主任时就办过很多棘手的大案要案，而且下手非常狠。省上一些有点毛病的厅局长们听到这个名字，都有点谈虎色变的感觉。因此她才由原来的副处一跃而提拔为室主任，并增补为省纪委委员。她代替江城市委报的韦显国来当这个书记，



不能不说省纪委对江城的反腐败工作有自己的看法和想法，而且更重要的是对石寨受贿一案省纪委如何看？人们一时无法知道。兴江公司集资一案的所有问题可能都要重新估计。怎么办？必须要尽快拿出对策和方案来。大奔驰轿车在大街上飞驰。钟野重新调整了一下坐姿。郝哲遥现在又要让她捐赠 100 万元给希望工程，她不明白这些政客整天要干什么？做这些表面文章又有什么意义？现在的官难道就是靠这些升的？扯蛋吧。大奔驰轿车轻轻地点了一下头，钟野知道会议中心到了。矮子保镖迅速奔向她的大奔驰 600，并快速地拉开了车门。保镖胖子也早已在她出车门的上方张开了双手，防止她被车门碰着。钟野知道今天她在会场中的分量，因为那是 100 万元的代价换来的，这 100 万使她将再次成为江城的焦点人物。摄像机镜头可能早已聚焦在她的大奔驰轿车上了。钟野在胖、矮两个保镖的紧紧护卫下慢慢走下她的大奔驰 600，并沉稳地冲早已迎候的摄像机镜头和闪烁的镁光灯轻轻招了招手，然后大步走上会议中心的台阶。早已等候在大门口的兴江公司经理晨露微笑着向钟野伸出了手，两人并排走进了会议中心大厅。看到主席台上方“希望工程捐赠动员大会”的会标，钟野冲晨露淡淡地一笑，她知道面前这个女人也少不了出血一个整数。

坐在主席台上的江城市委书记郝哲遥，盯着两位走进会议大厅的女经理，轻轻地松了口气，并不经意地将目光投在装璜精美的大厅灯池里。他喜欢这种不经意，这已经成了他的习惯。每次这样，他心中都会升腾起一种成就感。作为一市之主，他就是要把这些流动的思想具体化，凝固化。就像今天的捐款，不是也跟这大厅灯池一样吗？不管是捐赠给那些孩子，还是投资给这些无生命的钢筋混凝土，结果都是形式。对于一个领导来说，没有形式哪有成绩呢？钟野和晨露是江城的财神，也是两朵耀眼的市花，花虽然美丽却都带着刺。郝哲遥环视了一下座无虚席的会场，又看了眼主席台上仍然空着的秋原的座席，不经意地将目光投在自己腕上的表针上。

秋原走进会议中心大厅时，时针刚好指向 10 点。主席台上的郝哲遥看着急步走来的秋原，不自觉地动了动自己面前的麦克风。“现在开会。借这个机会我先介绍一下台上的一位新面孔。”郝哲遥将目光转向刚刚落座的秋原。“这是刚到任的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秋原同志，大家欢迎！”会场掌声雷动。待掌声停息之后，郝哲遥动情地说：“秋原同志是咱江城土生土长、省委重点培养出来



的干部。她来当江城纪委书记，我相信，咱江城山会更青，水会更秀。”郝哲遥再次举起了双手。台下又一阵掌声响起。郝哲遥舒缓了下语气，“说归说，笑归笑。正题还得说。秋原同志原来在省纪委工作，是省纪委委员、第一检查室主任。去年省委又送她到中央党校进修一年，是省委重点培养的对象。这次省委决定她来江城担任纪委书记，这是对我市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加强，也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大支持！”台下掌声再次响起，郝哲遥高高举起双手示意掌声暂停，“不过，我市出现石寨受贿一案确实令人痛心。我们必须坚持两手抓的方针，把反腐败工作落到实处，这是最大的政治！一个纪委书记贪污受贿，你让老百姓还怎么相信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腐败之风不刹确实不得了啊！老百姓说，问题出在前三排，根子就在主席台。我希望今天在座的主席台上的和台下的，都不要再出现石寨的事情。这个问题市委还要专门召开会议研究，今天不探讨了。今天开会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工程的事。希望工程缺的不光是精神，而是实实在在的资金，钱！所以我们请来了我市的大公司和大企业的首脑，希望他们能为我们的孩子、国家的未来尽点心出点力，献出一份爱心！”

台下钟野慢慢站起了身，微笑着举起了手中的捐赠牌，镁光灯和摄像机一齐拥向钟野。两个礼仪小姐抬着“华光公司捐赠希望工程100万元”的大红捐赠牌走上了主席台。

郝哲遥双手接过捐赠牌。“100万！华光公司捐赠100万元！”台下掌声雷动。钟野沉稳而持重地微笑着向与会人员和媒体招手致意。

秋原认真地看着这个年轻的老总。这么年轻的经理？100万元的捐赠？她做什么生意？就在秋原充满困惑地打量着钟野的时候，钟野的目光也投向了秋原，两人目光轻轻地碰在了一起，秋原想避开已经来不及了。她从钟野的目光中已触摸到了一种傲慢，一种居高临下，一种不可一世的感觉，而这种优越感又绝不是几个钱所能支撑起来的。此时刚好晨露站起了身。秋原的目光转向了站起身的晨露。这朵娇艳的校花，已经找不到一点当年柔弱的影子了。时间真是一把无情的雕刀，谁会想到这个当年娇滴滴的校花会当起了一个大公司的老总呢？晨露跟在两个抬着“兴江公司捐赠100万元”大牌子的小姐后面，满脸凄然地走上主席台。主席台下掌声响起，镁光灯又是一阵闪烁。晨露将一张支票双手捧给郝哲遥，就在两双手相碰的刹那间，晨露幽怨地看了眼郝哲遥，



这个轻微的举止恰恰被秋原看到了。会议的捐赠还在继续，至于下面做了些什么，对于秋原来说，都已经模糊了，只有晨露与郝哲遥的眼神却怎么也从她的脑海里赶不出去，并且越来越复杂起来。石寨书记是在查兴江公司案子时受的贿，老百姓为兴江公司集资的事到处讨债要账，而晨露却在这里慷慨捐款？这正常吗？

小车在大街上飞速地行驶着，秋原的心情一点也轻松不起来。石寨和晨露是老同学，人生经历也有点相似，都是中年丧偶，据说他们还有过一段浪漫的故事。可是，不到三天的时间，兴江公司出现一死一捕两件大事。在她到江城任职不到三天的时间里，石寨又从看守所里逃跑了，这正常吗？小车开始减速，秋原从沉重的思索中醒来。市委门前围满了人，人们吵吵着，嚷嚷着。周围的武警和公安站满了两侧的人行道。秋原不解地看了眼黑压压的人群，这是怎么啦？一公安干警礼貌地走到小车前，行了个礼。“您是新来的秋常委吧？前面群众请愿，请您从后门进市委大院！”

秋原轻轻推开了车门，“把车开走吧，我去看看怎么回事？”秋原大步走进了人群，并挤进了高举着请愿标语的队伍里。市纪委副书记、监察局长韦显国正满脸汗水地跟群众解释着。“韦书记，这是怎么回事？”

“秋书记，他们……他们都是……都是来向兴江公司讨债的，要纪委说说兴江公司的调查情况。”

“讨债？要纪委说调查情况？兴江公司刚才不是还向希望工程捐款100万元吗？”

韦显国苦笑笑，“这些群众都是参加了兴江公司集资的受害者，兴江公司拿他们的钱已经两年了，本息未还，他们有一种受骗感，有点不放心，所以……”

“市委不是正在协调解决吗？”

“都解决3个月了，又加上石寨的事，群众……群众心里更加没底了。”

人们向秋原围过来，几个公安立刻将秋原和群众隔开。请愿的群众情绪立刻高涨起来，尤其是几个江城毛纺厂的工人更加愤怒，“秋书记，您是江城毛纺厂出来的，您不能不管大家！晨露拿走的那都是咱们几块几毛积攒起来的血汗钱。两年了，他们不能不归还给我们？”

秋原在拼命地追忆着喊她秋书记的人，她是在毛纺厂待过，那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既然大家认出了她，她应该跟大家说



几句。秋原举起了双手。“大家都听着，我初来乍到，对现在的情况不十分了解。不过，自古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一点，请大家放心。现在有什么问题大家都写出来，涉及纪委解决的，3周之内给答复。涉及市委和市政府解决的，我会按程序及时上报，并督促市委、市政府尽快解决的。我叫秋原，秋天的秋，草原的原。我是纺织女工出身，应该说对工人的辛苦有所了解。请你们相信我，我会尽力尽快地解决好这件事的。大家如果相信我，就请回去吧。”

人们开始沉默，情绪开始松动，但仍不愿离去。

“走吧，秋书记，这里有人专门处理。”韦显国催秋原离开。

秋原看了眼情绪平息下来的群众，同韦显国并肩向办公楼走去。她想借机会跟韦显国聊聊，因为市委报的纪委书记人选是韦显国而不是她，她等于抢了人家韦显国的位置。怎么说呢？这种关系要说韦显国没有想法那是不正常的。况且两个人又在一个机关共事。秋原来到市上要做的第一件事，除了石寨一案就是同韦显国谈话了。此时，恰好是个机会。“韦书记，我这个人啊快人快语。本来这次市委的意思是让你接石寨书记的职务，结果省领导派我来了。不管怎么说吧，我希望我们能配合好工作，能够合作愉快。”

韦显国脸上掠过一丝不悦，虽然话这么说，听起来还是感到有点刺耳，但作为现实你又能怎样？韦显国调整了下自己的情绪，硬挤出了几分笑意。“秋书记来江城当书记，我是举双手赞成的。说没有想法那是假话，现在人际关系复杂，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石寨本身就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人，有的还说石寨一案纯属政治陷害。这件事不弄出个水落石出，很难开展工作啊！”

秋原面对韦显国谦和的脸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来江城时，老书记余一波除了向她宣布省委的决定外，好长时间没有说话。最后他问秋原，“为什么让你去江城？知道吗？”她摇摇头。余一波默默地看着她，“兴江公司的案子石寨并没有查完啊！不管是受贿还是没有受贿，这都是个悬案。”她当时还不理解悬案悬在哪里？但到市委报到后的那个早晨，她在江滨公园遇到老书记时，余一波却换了另一张脸。当时他正手持长剑在一招一式地运气回锋、点刺，那剑姿舒缓沉凝，不急不躁。秋原不自觉地走到了余一波的身边，这是离开大本营后第一次见到老领导。她当时的心情是复杂的，有一种淡淡的鸟归旧林之感，今后的路毕竟要靠自



己走，至于前方的道路会怎样？她一时还很难说清楚。余一波收起剑并排同她走了一段路程，老书记没有谈工作，但句句又都没有离开过工作，“看清楚了吗？气顺则剑舒，出手才有力量。反腐败斗争也同这太极剑，花团锦簇，错综复杂，理不清脉络轻易出手，就可能被人看出破绽，一剑击出，再回手就无力了。和平年代的政治斗争，比起真枪实弹的交火更困难，同是你死我活，一个有战线，一个无战线，你在明处，人家在暗处，都是共产党员嘛！你说谁是敌人？”余一波当时扫了她一眼，摊开两手自己大笑了起来，那笑声是那么的开怀，那么的爽朗。秋原莫名地看着余一波满头的白发，一种不是父亲胜似父亲的感觉油然而生。余一波回头冲她一语双关地来了句。“走啊，不前进可不行，老百姓也不会答应的！”老书记走了几步。“省纪委对石寨一案是持保留意见的，最终拍板让你来江城，也是意在言外。明枪好躲，暗箭难防，较量嘛！你可要在这儿，”余一波当时指指自己的脑袋，“要多根弦呀！观千剑而后识器，听千曲而后晓音。对什么事都不要急于发表意见，要沉住气。”

秋原从身后的脚步声能判断出韦显国正在后面揣摩着她，她苦笑笑问自己，我沉住气了吗？秋原站定脚转过身。“韦书记，下午开个常委扩大会议吧？”

“内容呢？”

“研究一下兴江公司的案子。”

常委扩大会议出乎秋原的意料之外，就连一向随和的检查一室主任叶进国也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原则。秋原在省纪委工作时了解叶进国，因为他们都是搞检查的，联系比较多。这个同志给她的印象是平时说话很少，但说出的话却都是有根有据。这是一个检查官必备的素质，但也是很多检查官难以具备的。叶进国对兴江公司一案表现出的态度不能不让她多想一些问题。他为什么会对兴江公司一案表现出如此的对立呢？尤其是对石寨同志的涉嫌受贿问题，他的态度简直判若两人。像他这样沉稳的人能公开对一个定案的案子提出自己的看法，是很难得的。检查二室副主任吴茱萸年轻气盛，她表现出的情绪简直让人无法接受。她对韦显国一点也不顾及什么情面。韦显国还没说完常委会议决定要对兴江公司一案重新进行立案调查时，吴茱萸就站起来反对，她几乎是同韦显国嚷了起来。提出的问题不是查不查，而是没完没了的



质问。秋原没有想到第一次市纪委监委扩大会议会弄成这个样子。

韦显国毕竟是个老同志，他没有因为吴茱萸的情绪对立而放弃自己的发言。“这次二进兴江公司，秋书记亲自挂帅，我协助，抽你们一室和二室的人参加。调查组由秋书记、我、进国、茱萸组成。”

“我不参加。韦书记，我的调动你什么时候批？如果被你拖得黄瓜菜凉了，你得帮我找单位！”吴茱萸当众回击韦显国，使会议充满了火药味。

韦显国没有将问题推给秋原，而是寒下了脸。“案子办不完，谁也别想走！”

吴茱萸也毫不示弱。“我不参加你的什么狗屁调查组，我只请你马上放我走人！”

“你……”韦显国脸色煞红。

“我怎么啦？良心还没黑，我们也不是三岁的孩子。前方跑死马，大帐酒肉臭。”

会议不欢而散。吴茱萸愤然出门，叶进国也跟随吴茱萸走出了会议室。他们对韦显国有意见？还是对查兴江公司的案子有意见？会议室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韦显国看了一眼秋原，无奈地摇摇头站起身，“秋书记，如果没有别的事……”

秋原没有理由放走韦显国，她现在必须跟他商量下一步的工作，因为他是副书记，是局长，是班子的主要成员。一个元帅必须首先合理地用好他的将军，一个班长必须全方位地调动全班人员的积极性。两个主任走了，一个副书记走了，再有常委要走，她秋原不成了光杆司令了吗？秋原慢慢站起身，“韦书记，请你马上安排叶进国，并从二室抽人，立刻组成调查组，就说是我的意见。至于小吴嘛……她要不参加，暂时不要勉强了。请你把她的请调报告拿来，我看一下。”

韦显国没有做任何反应，犹豫地走出了会议室。

秋原目送韦显国出门，她不明白韦显国此时怎么想，她也顾不了韦显国怎么想，她需要尽快切入正题，用证据说话。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才是好猫。如果说这几天她还没有想清楚从哪下手的话，此时，她已下定决心彻底查清兴江公司一案。秋原轻轻关死了门，目光不自觉地投在了从看守所带回来的那个石寨的小包裹上，一本《腐败论》，一个蝴蝶标本镜框。这个石寨啊！逃



跑？你能跑到哪？会议为什么会开成这样？也许这正是老书记余一波为什么否定市委的决定，而让她来江城接任石寨的真实原因。余一波这一代人可以毫无愧色地说为共和国的昨天和今天，倾出了他们的全部热情与才智，即使在他官场的最后生涯中，他也没有放弃自己手中的那把酒壶，他要为共和国的明天再洒点清洁之水。秋原伸手拿过石寨留下的包裹，却又犹豫地放回了原处。她不想触动自己那根脆弱的神经，她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冷静。秋原轻轻拿起桌上的电话，该给爸爸通个电话了，回来后，还没有跟老人打声招呼，难怪板桥老人要大家爱父如爱子呢，没有儿女你是无法理解这句话的真实含意的。对方拿起了话筒，秋原一时竟找不到一句合适的话来问候爸爸秋小丘。原来想开句玩笑的话此时却卡在了嗓子眼里。

爸爸还是那么达观，在电话里笑了起来。“是原原吧？你这小鬼，有愧于爸爸。不说话你以为爸爸就不知道是你啊？我能凭感觉，凭电话里的呼吸声知道是你。”

秋原的眼睛有些湿润。“爸，我刚接手江城的工作，等抽时间去看您。我在北京给您买了件棉背心。”

沉默……“放下吧，这是上班时间，上班时间打私人电话，这不好。”

秋原慢慢放下了话筒，竟然回不过神来。她站起身在屋中慢慢地踱着。这个满头白发，神情矍铄的老人，还是这个老样子，还是那么正统地坚守着他的阵地，不厌其烦地教育着她如何做人 and 做事。在秋原的印象里从来没有爸爸不懂的东西，从来没有爸爸解决不了的困难，她在她的心里简直就是智慧的化身。按理像她这个年龄段的女人不应该再有偶像崇拜，但对于爸爸，她却是个例外。老人退休后最担心的是怕给儿女增加负担，坚持要一个人独居，整天手持他的放大镜玩味一本本字帖，一本本画册，他的屋中书满为患，过一段时间她就得过去帮助整理一次，有时出力还不讨好。爸爸对文字的理解用他自题条幅的话是：“书中无绝韵，多品味自纯”。至于纯到什么地步，也许只有他一个人清楚喽。

桌上的电话铃响起，秋原慢慢拿起了话筒，是丈夫童书怀打来的。书怀告诉她晚上7点整，郝哲遥邀请江城一中的几位老同学，在“得月楼”小聚。秋原看看表，暗自笑笑，这个郝哲遥啊！一个堂堂的市委书记，还不够你忙的？活的累不累？这个角色本来

送往迎来就多，老同学还需要这样？

四

石岚是为爸爸石寨受贿一案专程从美国赶回江城的。飞机在减速下降，石岚知道回到家了。家？自从她听到爸爸涉嫌受贿的消息，她无数次地想到过这个字。如果爸爸真是那样，她这个家还存在吗？正是为了这个，她才决定飞越重洋，亲自回来看看。她不相信爸爸会受贿，因为她比谁都了解自己的爸爸。播音员在用中、英两种语言播报江城地面的温度和飞机到埠时间。飞机开始滑翔。如果不是现在，如果不是这样，爸爸肯定早已等在机场出口了，她会不顾一切地奔过去，投入到爸爸那温暖的怀里。她会伏在爸爸的怀里偷偷告诉她 and 育宇文的秘密。爸爸一定会责怪她，她会耍赖地告诉爸爸，这是一场游戏，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游戏嘛！可是当这场游戏彻底结束的时候，她才真正懂得什么叫游戏。几乎在一夜之间，这个世界上，她惟一的两个亲人都消失了，而且事件来的是那么的突然，那么的迅速，那么令人不可思议。她的思想几乎近于麻木，她的精神几乎濒临崩溃。飞机轻轻地震动了下，她知道飞机着地了。石岚揉揉有点酸涩的眼睛，开始整理自己的行装。

机场出口处，两个年轻人高举着“接石岚”的牌子在翘首向络绎走来的人们张望。现在还会有人来接我？石岚不相信地瞪着小牌子。青年男子开始微笑着向她走来，“石岚，我们是你爸爸单位的。石书记……”石岚将信将疑地跟着两个男青年走向停车场。她的手提包此时被一个男青年礼貌地接了过去，她不知可否地跟着男青年钻进了车里。那男青年并没有坐在副驾驶座上，而是紧挨着石岚坐在后座里。按照中国的习惯，这有点反常。前排不是空着吗？石岚眉宇间凝起了小结。这两个年轻人既然是爸爸的同事，她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他们是市纪委的吗？爸爸已经是罪犯，现在的世道，谁还会跟一个罪犯的女儿套近乎啊？小车驶出停车场，在高速公路上飞驰。石岚拿出了自己的墨镜，她不愿让自己的想法暴露出来，她看到驾车的那个年轻人也在通过后视镜在观察她。小车驶出了高速路口，并没有向繁华的市区驶去，而是驶进了山里。他们要干什么？会不会是劫持？有这个必要吗？石岚看看窗外，山道越来越险，树木越来越密。他们要带我到哪儿？

